

〔一〇〕江表：泛指長江以南地區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文帝紀》：黃初三年，「以荆、揚、江表八郡爲荊州」，「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」。

【評】

《草堂詩餘正集》：果如丸，巧喻。「浮萍」句，小而致。

《抄本海綃說詞》：自起句至換頭第三句，皆「驚覺」後所見。「綸巾」、「困卧」，卻用逆叙。「身在江表」，「夢到吳山」；船且到，風輒引去。仙乎仙乎，周詞固善取逆勢，此則尤幻者。

鶴冲天 溧水長壽鄉作〔一〕

梅雨霽〔二〕，暑風和，高柳亂蟬多〔三〕。小園臺榭遠池波，魚戲動新荷〔四〕。薄紗厨，輕羽扇，枕冷簟涼深院。此時情緒此時天，無事小神仙〔五〕。

【校】

〔《鶴冲天》〕一樣兩首，陳本不收。毛本題作「溧水長壽鄉作」，注云：「《清真集》俱不載。」元本題同。《雅詞》無題。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十七樂府引此詞，題「溧水縣長壽鄉作」。

〔小園句〕《雅詞》作「小欄庭檻繞池波」，

「繞」爲是。

〔枕冷〕《雅詞》作「枕穩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長壽鄉：在溧水縣北，見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十六，清修《溧水志》亦有之。

〔二〕梅雨：宋陸佃《埤雅》：「江南三月爲迎梅雨，五月爲送梅雨。」宋陳巖肖《庚溪詩話》：「江南五月梅熟時，霖雨連旬，謂之黃梅雨。」

〔三〕高柳亂蟬：劉長卿《送元八遊汝南》：「繁蟬動高柳，疋馬嘶平澤。」

〔四〕魚戲句：謝朓《遊東田》：「魚戲新荷動，鳥散餘花落。」

〔五〕小神仙：仙之卑者。陳陶《仙人詞》：「小仙皆云十洲客，莓苔爲衣雙耳白。」魏野《述懷》：「有句閒富貴，無事小神仙。」

【附記】

此詞並無深致，遠遜溧水他作，故陳本不收，毛氏所見《清真集》亦不載。然《樂府雅詞·補遺》下錄之，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三十七復採之以實溧水樂府，當非僞託，詞題亦出自注也。蓋即事之篇，不免稍率耳，下一首亦然。

鶴冲天

白角簾〔一〕，碧紗厨，梅雨乍晴初。謝家池畔正晴虛〔二〕，香散嫩芙蕖。日流金〔三〕，

風解愠〔四〕，一弄素琴歌舞。慢搖紈扇訴花牋，吟待晚涼天。

【校】

〔池畔正〕《雅詞·拾遺》作「池館太」。

〔歌舞〕《雅詞·拾遺》作「歌韻」是也，「舞」字失韻矣。

〔訴花

牋〕《雅詞·拾遺》作「百花前」，義較長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白角簾：竹席之色白者。羅鄴《白角簾》：「疊玉駢珪巧思長，露華煙魄讓清光。」曹松亦有《白角簾》詩云：

「角簾工夫已到頭，夏來全占滿牀秋。」松又有《碧角簾》詩，則謂青竹席也，見《浣溪沙》「薄薄紗厨」闕箋引。

〔二〕謝家：謝娘家，猶言倡家也，非謂王謝家之類。南唐張泌《寄人》：「別夢依依到謝家，小廊迴合曲闌斜；多

情只有春庭月，猶爲離人照落花。」

〔三〕日流金：《楚辭·招魂》：「十日代出，流金鑠石些。」王逸注：「其熱酷烈，金石堅剛，皆爲銷釋也。」

〔四〕風解愠：《孔子家語》：「舜彈五絃之琴，歌《南風》之詩，其詩曰：『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』」案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「昔者舜作五絃之琴，以歌南風。」鄭玄云：「其辭未聞

也。」《家語》乃晉王肅所偽造以攻鄭玄者，此詩亦出於偽託。

【附記】

《景定建康志》不錄此闕。

風流子

新綠小池塘〔一〕，風簾動〔二〕、碎影舞斜陽〔三〕。羨金屋去來〔四〕，舊時巢燕，土花繚繞〔五〕，前度莓牆。繡閣鳳幃深幾許，聽得理絲簧。欲說又休，慮乖芳信，未歌先咽〔六〕，愁近清觴。遙知新妝了，開朱戶、應自待月西廂〔七〕。最苦夢魂，今宵不到伊行〔八〕。問甚時說與，佳音密耗〔九〕，寄將秦鏡，偷換韓香〔一〇〕。天便教人，霎時厮見何妨。

【校】

〔《風流子》〕陳本注「大石」調，無題。《粹編》題作「風情」，《花庵》題作「初夏」。《歷代詩餘》誤作賀鑄詞。

〔繡閣〕《雅詞》、元本、毛本作「繡閣裏」。《詞源》作「鳳閣繡幃」。〔芳信〕《揮塵錄話》引作「芳性」，誤。

〔愁近清觴〕《雅詞》作「愁近清商」，毛本作「愁轉清商」。案方、楊、西麓和詞皆押「觴」字。〔遙知〕《雅詞》

作「暗想」。〔應自〕《雅詞》作「應是」。〔最苦〕《雅詞》作「苦恨」。〔說與〕《雅詞》、毛本作「却與」。

〔寄將秦鏡〕《雅詞》作「暗將潘鬢」。毛注云：「『寄將秦鏡，偷換韓香』，一作『秦女』、『韓郎』，非。考賈充女悅韓壽美姿，遂通焉，竊奇香以與壽。樂府云：『盤龍明鏡餉秦嘉，辟惡生香寄韓壽。』美成全用此作對。」案毛錄

陳注是也。〔厮見〕《雅詞》作「相見」，《詞源》引作「得見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新綠：據強煥《題周美成詞》「又睹新綠之池」，知池在縣治後圃，其名爲清真所號。一說廳亭軒之名，見下附記引文。案《滿庭芳》「新綠濺濺」即謂此池，非軒亭名也。

〔二〕風簾：杜甫《月》詩：「塵匣元開鏡，風簾自上鉤。」

〔三〕碎影：唐太宗《謁并州大興國寺》：「圓光低月殿，碎影亂風筠。」

〔四〕金屋：《漢武故事》載：漢武帝作太子時，曾對人說：「若得阿嬌作婦，當作金屋貯之也。」

〔五〕土花：苔也。李賀《金銅仙人辭漢歌》：「畫欄桂樹懸秋香，三十六宮土花碧。」

〔六〕未歌先咽：歐陽修《訴衷情》：「未歌先歛，欲笑還顰，最斷人腸。」

〔七〕待月西廂：元稹《會真記》：「是夕紅娘復至，持綵牋以授張曰：『崔所命也。』」題其篇曰《明月三五夜》，其詞曰：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；拂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」

〔八〕最苦夢魂二句：晏幾道《臨江仙》：「如今不是夢，真個到伊行。」蔡伸《極相思》云：「不如早睡，今宵夢魂，先到伊行。」從晏、周出。

〔九〕耗：俗作耗，消息。李朝威《柳毅傳》：「脫獲回耗，雖死必謝。」

〔一〇〕寄將二句：庾信《燕歌行》：「盤龍明鏡餉秦嘉，辟惡生香寄韓壽。」倪璠注云：「漢秦嘉字士會，隴西人。嘉爲上郡椽，其妻徐淑寢疾，還不獲而別，贈詩三章，有『寶釵好耀首，明鏡可鑑形』之句，妻亦答詩。見《玉臺新

詠》。《晉書》曰：「韓壽與賈充女私。時西域貢奇香，一着人經月不脫，武帝以賜充，充女盜以予壽。充僚屬聞其芬馥，稱於充。充知與壽私也，秘之，以女妻壽。」劉禹錫《秦娘歌》：「秦嘉鏡有前時結，韓壽香銷故篋衣。」

【評】

《詞源》：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，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？只要拍搭襯副得去，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，不可輕易放過，讀之使人擊節可也。如東坡楊花詞云：「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」；又云：「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」如美成《風流子》云：「鳳閣繡幃深幾許，聽得理絲簧。」……此皆平易中有句法。

又云：詞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，一為情所役，則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、伯可不必論，雖美成亦有所不免。如「為伊淚落」；如「最苦夢魂，今宵不到伊行」；如「天便教人，霎時得見何妨」；如「又恐伊尋消問息，瘦損容光」；如「許多煩惱，只為當時，一晌留情」；所謂淳厚日變，成澆風也。

《樂府指迷》：結句須要放開，含有餘不盡之意，以景結情最好。如清真之「斷腸院落，一簾風絮」；又「俺重關徧城鐘鼓」之類是也。或以情結尾亦好。往往輕而露，如清真之「天便教人，霎時斷見何妨」；又云：「夢魂凝想鴛侶」之類，便無意思。亦是詞家病，却不可學也。

《本事詞》：此詞雖極情致纏綿，然律以名教，恐亦有傷風雅也。（編著者葉申薌之案語）

《蕙風詞話》：元人沈伯時作《樂府指迷》，於清真詞推許甚至。惟以「天便教人，霎時厮見何妨」；「夢魂凝想鴛侶」等句為不可學，則非真能知詞者。清真又有句云：「多少暗愁密意，惟有天知」；「最苦夢魂，今宵不到伊行」；「拌今生對花對酒，為伊淚落」。此等語愈樸愈厚，愈厚愈雅，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，不妨說盡，而愈無盡。南宋詞人如姜白石云：「酒醒波遠，政凝想明璫素韞。」庶幾近似，然已微嫌刷色。誠如清真等句，惟有學之不能到耳！如曰不可學也，詎必顰眉搔首，作態幾許然後出之，乃為可學耶？明以來詞纖豔少骨，致斯道為之不尊，未始非伯時之言階之厲矣。竊嘗以刻印比之：自六代作者以縈紆拗折為工，而兩漢方正平直之風蕩然無復存者，救敝起衰，欲求一丁敬身、黃大易而未易遽得。乃至倚聲小道，即亦將成絕學，良可慨夫！

《填詞雜說》：「天便教人，霎時厮見何妨」；「花前月下，見了不教歸去」。卞急迂妄，各極其妙，美成真深於情者。

《夢園詞選》：因見舊燕度莓牆而巢於金屋，乃思自身已在鳳幃之外，而聽別人理絲簧，未免悲咽耳。次闕亦託詞以戀主之意，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。

《抄本海綃說詞》：「池塘」在「莓牆」外，「莓牆」在「繡閣」外，「繡閣」又在「鳳幃」外，層層布景，總為「深幾許」三字出力。既非「巢燕」可以任意去來，則相見亦良難矣。「聽得」、「遙知」，只是不見，夢亦不到。「見」字絕望，「甚時」轉出「見」字。後路千回百折，逼出結句，畫龍點睛，破壁飛去矣。

《唐宋詞簡釋》：此首寫懷人，層次極清。「新綠」三句，先寫外景，圖畫難足。簾影映水，風來搖動，故成碎影，而斜日反照，更成奇麗之景，一「舞」字尤能傳神。「羨金屋」四句，寫人立池外之所見。燕入金屋，花過莓牆，而人獨不得去，一「羨」字貫下四句，且見人不得去之恨，徒羨燕與花耳。「繡閣裏」三句，寫人立池外之所聞。「欲說」四句，則寫絲簧之深情。換頭三句，寫人立池外之所想，故曰「遙知」。「最苦」兩句，更深一層，言不獨人不得去，即夢魂亦不得去。「問甚時」四句，則因人不得去，故問可有得去之時。通篇皆是欲見不得見之詞。至末句乃點破「見」字。嘆天何妨教人厮見霎時，亦是思極恨極，故不禁呼天而問之。

【附記】

《揮塵餘話》說此詞事云：

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，主簿之室有色而慧，美成常款洽於尊席之間，世所傳《風流子》詞，蓋所寓意焉。

（引詞從略）詞中新綠、待月，皆簿廳亭軒之名也。俞義仲云。

《歷代詩餘》所引錄，「主簿之室」作「主簿之姬」，「美成常款洽於尊席之間」只作「每出侑酒」，無「俞義仲云」一句。《遺事》曰：「案明清記美成事，前後牴牾者甚多，此條疑亦好事者爲之也。《御選歷代詩餘·詞話》引此條，作『主簿之姬』，疑所見別有善本。」

案新綠池名，而以爲亭軒名，其牴牾一也。既常款洽於尊席間矣，而詞所言則爲屋外人不得入見之苦，其牴牾二

也。新綠、待月爲縣圃中物，當屬邑令所有，安得爲主簿之廳亭軒？其牴牾三也。古者官吏尊卑之分甚嚴，主簿爲邑令之屬員，以其妻歎洽其上，固無此理，即姬妾亦不當也。此蓋應歌之作耳，因新綠、待月而附會成詞事，亦《少年游》「并刀如水」之類也。王明清父銍，以後輩與清真相識，故《揮塵錄》記清真事較多。然宋人筆記每多信手記錄，不復考覈，此所以往往失實也。

過秦樓

水浴清蟾，葉喧涼吹〔一〕，巷陌馬聲初斷。閒依露井〔二〕，笑撲流螢，惹破畫羅輕扇〔三〕。人靜夜久凭欄，愁不歸眠，立殘更箭〔四〕。歎年華一瞬，人今千里，夢沈書遠。空見說、鬢怯瓊梳，容消金鏡，漸嬾趁時勻染。梅風地溽〔五〕，虹雨苔滋〔六〕，一架舞紅都變〔七〕。誰信無繆爲伊，才減江淹〔八〕，情傷荀倩〔九〕。但明河影下，還看稀星數點。

【校】

〔《過秦樓》〕毛注云：「《清真集》作《選官子》，或作《惜餘春慢》。」案詞調本名《選冠子》（作官非也），又名《過秦樓》或《惜餘春慢》。陳本注「大石」調，無題。《花庵詞選》題作「夜景」。

〔水浴〕毛注云：「俗本作『京浴』，誤。」《詞品》云：「今刻本誤作『涼浴』。」

〔馬聲〕《詞萃》作「雨聲」，非是。

〔地溽〕《白雪》作「地溼」。

〔虹雨〕毛本、《白雪》、《草堂》、《粹編》皆作「紅雨」。案與下句「舞紅都變」文情不調協，非是。〔情傷〕《白

雪》作「神傷」。〔荀倩〕毛注云：「一作『荀令』非。」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葉暄：李商隱《雨》：「秋池不自冷，風葉共成暄。」

〔二〕露井：李商隱《臨發崇讓宅紫薇》：「桃綬含情依露井，柳綿相憶隔章臺。」

〔三〕笑撲二句：杜牧《秋夕》：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」

〔四〕更箭：更漏、漏箭。《周禮·夏官·挈壺氏》：「分以日夜」，鄭注：「漏之箭，晝夜共百刻。」孫詒讓《周禮·正義》：「蓋壺以盛水爲漏，下當有槃以承之，箭刻百刻，樹之槃中，水下槃內，淹箭以定刻。」

〔五〕梅風句：許敬宗《麥秋賦》：「扇漸秀於梅風，潤岐苗於穀雨。」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季夏之月……土潤溽暑，大雨時行。」

〔六〕苔滋：杜甫《雨四首》：「楚雨石苔滋，京華消息遲。」

〔七〕舞紅：孫光憲《浣溪沙》：「花漸凋疏不耐風，畫簾垂地晚堂空，墮階縈蘚舞愁紅。」

〔八〕才減江淹：《南史·江淹傳》：「淹少以文章顯，晚節才思微退，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，始泊禪靈寺渚，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，謂曰：『前以一匹錦相寄，今可見還。』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，此人大恚曰：『那得割截都盡。』顧見丘遲，謂曰：『餘此數尺既無所用，以遺君。』自爾，淹文章躓矣。又嘗宿於冶亭，夢一丈夫自稱郭

璞，謂淹曰：「吾有筆在卿處多年，可以見還。」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。爾後爲詩絕無美句，時人謂之才盡。」

〔九〕情傷荀倩：《世說新語·惑溺》：「荀奉倩（粲）與婦至篤，冬月婦病熱，乃出中庭自取冷，還以身熨之。婦亡，奉倩後少時亦卒。以是獲譏於世。」劉孝標注引《粲別傳》云：「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，自宜以色爲主。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，粲於是聘焉。容服帷帳甚麗，專房燕婉。歷年後，婦病亡。未殯，傅嘏往唁粲，粲不哭而神傷。嘏問曰：『婦人才色并茂爲難，子之聘也，遺才存色，非難遇也，何哀之甚？』粲曰：『佳人難再得。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，然未可易遇也。』痛悼不能已已，歲餘亦亡，時年二十九。」

〔一〇〕稀星：杜甫《倦夜》：「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無。」

【評】

《樂府指迷》：詞中用事、使人姓名，得不用出最好。清真詞多要兩人名對使，亦不可學也。……
《過秦樓》云：「才減江淹，情傷荀倩」之類是也。

《草堂詩餘雋》：出口成詞，平平鋪叙，自有一種閑情，不當以凡品目之。（李攀龍語）

《宋四家詞選》：「梅風地溽，虹雨苔滋，一架舞紅都變」；入此三句，意味淡厚。

《雲韶集》：婉約芊綿。淒豔絕世，滿紙是淚，而筆墨極盡飛舞之致。

《海綃說詞》：換頭三句，承「人今千里」，虛。「梅風」三句，承「年華一瞬」，然後以「無聊爲伊」三

句結情，以「明河影下」兩句結景。篇法之妙，不可思議。

又抄本云：通篇只做前結三句。自起句至「更箭」，是去秋情事。「梅風」三句，又歷春夏，所謂「年華一瞬」。「見說」三句，「人今千里」。「誰信」三句，「夢沈書遠」也。「明河」、「疏星」，又到秋景。前起逆入，後結仍用逆挽，構局精奇，金針度盡。

【附記】

梅風虹雨，江南初夏；露井流螢，庭院清宵；綺情未衰，離思自苦；此殆亦溧水之作也。《抄本海綯說詞》，時序紛紜，豈其然？

側犯

暮霞霽雨，小蓮出水紅妝靚^{〔一〕}。風定，看步襪江妃照明鏡^{〔二〕}。飛螢度暗草，秉燭游花徑^{〔三〕}。人靜，攜豔質^{〔四〕}、追涼就槐影。金環皓腕^{〔五〕}，雪藕清泉瑩^{〔六〕}。誰念省、滿身香，猶是舊荀令^{〔七〕}。見說胡姬^{〔八〕}，酒壚寂靜，煙鎖漠漠，藻池苔井^{〔九〕}。

【校】

〔《側犯》〕調始清真。陳本注「大石」調，無題。《詩餘醉》題作「夏夜」。

〔誰念省〕方千里、楊澤民、陳允平

和詞，皆押「省」字韻；然亦有不押者，如姜白石此調是也。

〔舊荀令〕毛注云：「或作『舊時令』，非。」

〔胡姬〕毛注云：「或作『文姬』，非。」

〔寂靜〕《歷代詩餘》作「深迴」。朱彊村校記云：「『靜』韻與上複，按方、

楊及陳允平和作，并押「迴」字。」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小蓮出水：何遜《看伏郎新婚》：「霧夕蓮出水，霞朝日照梁。」李白《經亂離後贈江夏韋太守》：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。」

〔二〕步襪江妃：曹植《洛神賦》：「凌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」《列仙傳》：「江妃，鄭交甫常遊漢江，見二女皆麗服華裝，佩兩明月珠，大如鷄卵。交甫見而悅之，不知其神人也。……手解佩以與交甫，交甫受而懷之，既趨而去，行數十步，視懷空無珠，二女忽不見。」《文選》郭璞《江賦》：「冰夷倚浪以傲睨，江妃含嚙而矚眇。」

〔三〕秉燭游：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游。」

〔四〕豔質：陳後主《玉樹後庭花》：「麗宇芳林對高閣，新妝豔質本傾城。」

〔五〕金環皓腕：曹植《美女篇》：「攘袖見素手，皓腕約金環。」

〔六〕雪藕：杜甫《丈人溝納涼二首》：「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絲。」雪，洗滌也，《莊子·知北游》：「澡雪而精神。」

〔七〕誰念省三句：李商隱《韓翃舍人即事》：「橋南荀令過，十里送衣香。」又《牡丹》：「石家蠟燭何曾翦，荀令香爐可待熏。」清馮浩注：「習鑿齒《襄陽記》，劉季和曰：『荀令君至人家，坐處三日香。』按《後漢書》、《魏

志》，荀彧字文若，爲漢侍中，守尚書令。曹公征伐在外，軍國之事皆與彧籌，稱荀令君。……梁昭明《博山香爐賦》曰：「粵文若之留香」，正此事也。朱氏以爲晉之荀勗，誤矣。」案荀令君亦稱荀令，《晉書·禮志》上：「荀令所善，漢朝所從」是也。陳元龍注此詞，以爲荀羨事；羨字令則，故誤爲荀令也。蓋在朱鶴齡之前矣。

〔八〕胡姬：《玉臺新詠》辛延年《羽林郎》：「昔有霍家奴，姓馮名子都，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獨當鑪。」胡姬，胡女之通稱，見於歌詩者更僕難數，而陳注云：「《左傳》注，胡姬乃齊景公妾也。」何止謬以千里。

〔九〕藻池苔井：李建勳《歸燕》：「待侶臨書幌，尋泥傍藻池。」李商隱《汴上送李郢之蘇州》：「露桃塗頰依苔井，風柳誇腰住水村。」

【附記】

出水芙蓉，步襪江妃，所寫當是隔浦之蓮。槐影追涼，花徑秉燭，亦《滿庭芳》「莫思身外，且近尊前」之意。自起句至過偏第二句，皆夏夜縣圃行樂情景。薰香荀令，當墟胡姬，則緬懷汴京少年游也。時在紹聖，舊黨既去，新黨登壇，未見召命，故有所思耳。當於言外求之。而《貴耳集》卷上云：「《舜典》曰：『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』自宣（和）、政（和）間，周美成、柳耆卿輩出，自製樂章，有曰《側犯》、《尾犯》、《花犯》、《玲瓏四犯》，八音雜律，宮呂奪倫，是不克諧矣。天寶後，曲遍繁聲，皆曰人破；破者破碎之義，明皇幸蜀。宣和之曲皆曰犯，犯者侵犯之義，二帝北狩。曲中之讖，深可畏哉！」曲讖之談，固屬妄誕，以柳永爲徽宗時人，抑何無知至此。其言清真《少年

游》詞事，可想而知矣。

紅林擒近

高柳春纔軟，凍梅寒更香。暮雪助清峭，玉塵散林塘〔一〕。那堪飄風遞冷〔二〕，故遣度幕穿窗〔三〕。似欲料理新妝〔四〕，呵手弄絲簧。冷落詞賦客〔五〕，蕭索水雲鄉〔六〕。援毫授簡〔七〕，風流猶憶東梁〔八〕。望虛檐徐轉〔九〕，迴廊未掃，夜長莫惜空酒觴。

【校】

〔《紅林擒近》〕一樣兩首，調始清真。陳本注「雙調」，無題，毛本題作「詠雪」，《粹編》題作「冬雪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玉塵：喻雪。何遜《和司馬博士詠雪》：「若逐微風起，誰言非玉塵。」白居易《酬皇甫十早春對雪》：「漠漠復雰雰，東風散玉塵。」

〔二〕飄風：《楚辭·大司命》「令飄風兮先驅」，王逸注：「迴風爲飄。」

〔三〕度幕穿窗：《文選》謝惠連《雪賦》：「始緣薨而冒棟，終開簾而入隙。」案此詞多用賦意，「度幕穿窗」，即本「開簾入隙」。

〔四〕料理：撩理、整理。《世說新語·簡傲》：「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。桓謂王曰：『卿在府日久，比當相料理。』」別義見《還京樂》箋。

〔五〕詞賦客：指司馬相如，亦以自況。

〔六〕蕭索：雪狀。《雪賦》：「其爲狀也，散漫交錯，氛氳蕭索。」水雲鄉：以溧水多江河湖泊故云。詳附記。

〔七〕授簡：《雪賦》：「王乃歌北風於《衛詩》，詠南山於《周雅》，授簡於司馬大夫曰：『抽子秘思，騁子妍辭，侔色揣稱，爲寡人賦之。』」杜甫《又作此奉衛王》：「白頭授簡焉能賦，愧似相如爲大夫。」

〔八〕東梁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「客游梁，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。」梁在今河南開封市。

〔九〕虛檐徐轉：謂雪花展轉於簷間也。《雪賦》：「迴散縈積之勢，飛聚凝曜之奇，固展轉而無窮。」

【附記】

清真詠梅諸作，就其歷官之地推之，當以溧水最切合。蓋地處江南水鄉，盛產梅，若隆德、真定，則純屬山國，順昌亦非水國也。明州雖在江南，惟在任甚短，且年在桑榆，情懷當不如此。陳思《清真居士年譜》云：

《太平寰宇記》：「溧水縣廬山，在縣東二十里，有水源三派，流入秦淮合大江。」鹽船山一名感泉山，在縣南十二里，山有青絲洞，泉脈泓澄，四時不絕。「丹陽湖在縣西南。」石白湖在縣東南三十里，西連丹陽湖，岸廣一百六十餘里，軍山、塔子、馬頭、雀壘四山，並在湖中。《江寧府志》：「秦淮水有二源，其西源出溧水東廬山，西北流，過溧水城東北烏剎橋，與臙脂河合。臙脂河首引高淳、石白湖水，西入溧水界。又東至洪藍埠入山，

又東北流過天生橋出山，受溧水城西南山溪。又北流過沙河橋，東出通城壕，西北入秦淮水。「澳洞山在溧水西南二十五里。」按丹陽、石臼二湖皆在縣，秦淮西源及臙脂河水環經縣城。故《詠雪》云：「蕭索水雲鄉」；《雪晴》云：「水鄉增暮寒」，「對南山橫素」。南山即鹽船山。

案陳說是也。此首之「玉塵散林塘」，下一首之「清池漲微瀾」，或即縣圃中之新綠池，而「虛檐」、「迴廊」，或即姑射等亭軒也。

紅林檎近

風雪驚初霽，水鄉增暮寒^{〔一〕}。樹杪墮飛羽^{〔二〕}，檐牙挂琅玕^{〔三〕}。纔喜門堆巷積，可惜迤邐消殘。漸看低竹翩翩，清池漲微瀾^{〔四〕}。步履晴正好^{〔五〕}，宴席晚方歡。梅花耐冷，亭亭來入冰盤。對前山橫素^{〔六〕}，愁雲變色^{〔七〕}，放杯同覓高處看^{〔八〕}。

【校】

〔《紅林檎近》〕此首《粹編》題「萬俟詠作，非是。陳本無題，毛本題作「雪晴」，《草堂》、《粹編》題作「冬初」。

〔飛羽〕毛本、《詞萃》作「毛羽」。

〔門堆巷積〕《草堂》、《粹編》作「堆門積巷」。

〔翩翩〕《詞萃》作「翩

翩」。

〔步履〕《百家詞》作「步履」。

〔前山〕陳本原作「山前」，朱彊村據元本及毛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- 〔一〕水鄉句：祖詠《終南望餘雪》：「林表明霽色，城中增暮寒。」
- 〔二〕墮飛羽：錢起《禁闈玩雪寄薛左丞》：「細遶迴風轉，輕隨落羽浮。」
- 〔三〕挂琅玕：喻簷滴成冰下垂。琅玕，石之似珠或似玉者，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璆琳琅玕。」
- 〔四〕漲微瀾：許渾《看雪》：「山明迷舊徑，溪滿漲新瀾。」
- 〔五〕步履：杜甫《答鄭十七郎一絕》：「雨後過畦潤，花殘步履遲。」
- 〔六〕前山橫素：言橫山被雪，如素橫於望中也。《景德建康志》云：「橫山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，周迴八十里，高二百丈。……四面望之皆橫，故有是名。」嘉慶《江寧府志》：「橫山在江寧東南一百二十里，古曰衡山，又曰橫望山，其半入溧水。」前詞《附記》引《年譜》云：「『南山橫素』，南山即贛船山也。」非是。各本清真詞均無作「南山」者，陳思氏誤記，又從而爲之說耳。
- 〔七〕愁雲：謝惠連《雪賦》：「歲將暮，時既昏，寒風積，愁雲繁。」
- 〔八〕高處看：劉禹錫《終南秋雪》：「閒時駐馬望，高處捲簾看。」

【附記】

均是雪耳，《宴清都》則以「灑窗填戶」爲可悲，《紅林擒近》則以「度幕穿窗」、「門堆巷積」爲可喜。境自心生，因年事而變，亦因政事而變，此中消息，不難體會。

醜奴兒

肌膚綽約真仙子〔一〕，來伴冰霜，洗盡鉛黃，素面初無一點妝〔二〕。
尋花不用持銀燭，暗裏聞香，零落池塘〔三〕，分付餘妍與壽陽〔四〕。

【校】

〔《醜奴兒》〕陳本注「大石」調，題作「梅花」，元本同。毛本題作「詠梅」。《粹編》無題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肌膚句：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綽約若處子。」（參看《隔浦蓮》箋）

〔二〕素面：樂史《楊太真外傳》：「封大姨爲韓國夫人，三姨爲虢國夫人，八姨爲秦國夫人，同日拜命，皆月給錢十萬，爲脂粉之資。然虢國不施妝粉，自銜美豔，常素面朝天。」此句及上句，即暗用其事作譬。

〔三〕池塘：或即《風流子》之「新綠小池塘」，《紅林擒近》之「林塘」、「清池」，似亦指此。

〔四〕壽陽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七零引《宋書》曰：「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，梅花落公主額上，成五出之華，拂之不去。皇后留之。自後有梅花妝，後人多效之。」又卷三十引《雜五行書》曰：「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，梅花落公主額上，成五出花，拂之不去。皇后留之，看得幾時，經三日，洗之乃落。宮

女奇其異，竟效之，今梅花妝是也。」按《宋書》無此文，當出後者。

【評】

《喬大壯手批〈片玉集〉》：「來伴」、「暗裏」，先後承上。「洗盡」、「零落」先後啓下，此北宋詞法。

玉燭新

溪源新臘後〔一〕，見數朶江梅，翦裁初就。暈酥砌玉，芳英嫩、故把春心輕漏。前村昨夜〔二〕，想弄月黃昏時候。孤岸峭、疏影橫斜，濃香暗霑襟袖〔三〕。尊前賦與多材，問嶺外風光〔四〕，故人知否。壽陽謾鬪〔五〕，終不似、照水一枝清瘦。風嬌雨秀〔六〕，好亂插繁花盈首〔七〕。須信道、羌管無情，看看又奏〔八〕。

【校】

〔《玉燭新》〕陳本注「雙調」，題作「梅花」，《百家詞》同。元本、毛本題作「早梅」。此詞《梅苑》題李清照作，非是。四印齋本《清真集》及《漱玉詞》兩收之。〔數朶〕《梅苑》作「幾朶」。〔翦裁〕《梅苑》作「裁翦」。案

秦觀一首字句與此全同，此句第二字須平聲，《梅苑》誤倒耳。〔砌玉〕《粹編》、《詩餘醉》作「破玉」。〔問

嶺外〕《粹編》作「向嶺外」，非是。〔亂插〕《梅苑》脫「亂」字，非是。〔羌管〕《梅苑》、《草堂》作「羌笛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溪源：陳思《清真居十年譜》謂「溪源即出廬山三派人秦淮之水」。案廬山在溧水縣東二十里，詳《紅林檎近》「高柳」闕附記。熊皎《早梅》：「江南近臘時，已亞雪中枝。」

〔二〕前村昨夜：僧齊己《早梅》：「前村深雪裏，昨夜一枝開。」

〔三〕疏影二句：林逋《山園小梅》：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詞句從此化出。

〔四〕嶺外風光：指庾嶺梅花。《白氏六帖》：「大庾嶺上梅，南枝落，北枝開。」李嶠《梅》：「大庾歛寒光，南枝獨早芳。」李商隱《對雪》：「梅花大庾嶺頭發，柳絮章臺街裏飛。」

〔五〕壽陽：見《醜奴兒》箋。

〔六〕風嬌：李賀《三月過行宮》：「渠水紅繁擁御牆，風嬌小葉學娥妝。」

〔七〕亂插繁花：杜甫《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》：「安得健步移遠梅，亂插繁花向晴昊。」

〔八〕羌管二句：羌管即羌笛，馬融《長笛賦》：「近世雙管從羌起，羌人伐竹未及已，龍鳴水中不見已，截竹吹之聲相似。」李商隱《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》：「羌管促蠻柱，從醉吳宮耳。」《樂府雜錄》：「笛者，羌樂也，古有《落梅花》曲。」

【評】

《草堂詩餘正集》：「曉景確。」

《喬大壯手批〈片玉集〉》：詞客當行之筆。

菩薩蠻

銀河宛轉三千曲〔一〕，浴鳧飛鷺澄波綠〔二〕。何處是歸舟〔三〕，夕陽江上樓。天憎梅浪發，故下封枝雪〔四〕。深院捲簾看，應憐江上寒。

【校】

〔《菩薩蠻》〕陳本注「正平」調，題作「梅雪」，元本同。毛本無題。〔波綠〕毛本作「波淥」。案方、楊、西麓及

盧炳《哄堂詞》，和韻皆押「綠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銀河句：指環繞溧水縣城之秦淮西源及臙脂河，二水穿插河梁城壕間，受城西南山溪水。以溪河宛轉曲折，故云。

〔二〕浴鳧飛鷺：杜甫《涪城縣香積寺官閣》：「小院迴廊春寂寂，浴鳧飛鷺晚悠悠。」

〔三〕何處句：謝朓《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》：「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。」李白《菩薩蠻》：「何處是歸程，長亭連短亭。」

〔四〕封枝雪：《西京雜記》：「太平之世……雪不封條，凌殄毒害而已。」

【評】

《宋四家詞選》：造語奇險。（案謂「天憎」二句）

《白雨齋詞話》：美成《菩薩蠻》上半闕云：「何處望歸舟，夕陽江上樓。」思慕之極，故哀怨之深。下半闕云：「深院捲簾看，應憐江上寒。」哀怨之深，亦忠愛之至。似此不必學溫、韋，已與溫、韋一鼻孔出氣。

《詞則大雅集》二：美成小令，於溫、韋、晏、歐外別開境界，遂為南宋諸名家所祖。

三部樂

浮玉霏瓊〔一〕，向邃館靜軒，倍增清絕。夜窗垂練〔二〕，何用交光明月〔三〕。近聞道、官閣多梅〔四〕，趁暗香未遠，凍蘂初發。倩誰摘取，寄贈情人桃葉〔五〕。迴文近傳錦字〔六〕，道為君瘦損，是人都說。祇知染紅著手〔七〕，膠梳黏髮。轉思量、鎮長墮睫〔八〕，都只為、情深意切。欲報消息無一句，堪愈愁結。

【校】

〔《三部樂》〕陳本注「商調」，題曰「梅雪」。元本、毛本題同，《粹編》無題。

〔霏瓊〕元本、毛本作「飛瓊」。

〔近聞〕毛本無「近」字。

〔摘取寄贈〕毛本作「折取持贈」。

〔祇知〕陳注本原作「祇知」，元本、毛本、《百

家詞》同。《歷代詩餘》、《欽定詞譜》、《詞萃》作「祇如」，《彊村叢書》本據改。案楊易霖《周詞訂律》云：「《歷代詩餘》、《詞譜》均作「祇知」，彊村翁從之。按《大典》二二六五引林淳《定齋詩餘·鷓鴣天》云「天近祇知雨露濃」，楊澤民《宴清都》云「祇如宋玉難賦」，疑「祇」字乃宋人俗語。」詳見下文箋注。

〔消息〕毛本作「信息」。

〔堪愈〕毛本作「堪喻」，非是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浮玉：任昉《同謝朓花雪》：「散葩似浮玉，飛英若束素。」

〔二〕夜窗垂練：杜甫《湖城東遇孟雲卿因爲醉歌》：「照室紅爐促曙光，縈窗素月垂文練。」

〔三〕交光明月：李商隱《無題》：「如何雪月交光夜，更在瑤臺十二層。」

〔四〕官閣多梅：杜甫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》：「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。」

〔五〕桃葉：《樂府詩集·吳聲曲辭·桃葉歌》解題云：「《古今樂錄》曰：『《桃葉歌》者，晉王子敬之所作也。桃

葉，子敬妾名，緣於篤愛，所以歌之。』《隋書·五行志》曰：『陳時，江南盛歌王獻之《桃葉詞》云：桃葉復桃

葉，渡江不用楫，但渡無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』按末句一作「我自來迎接」，歌凡三章。

〔六〕迴文：《晉書·列女傳》：「竇滔妻蘇氏，始平人也，名蕙，字若蘭，善屬文。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，被徙流

沙，蘇氏思之，織錦爲《迴文旋圖》詩以贈滔。宛轉循環以讀之，詞甚悽惋。凡八百四十字。」

〔七〕祆知：張相《詩詞曲語辭滙釋》：「祆知，猶云情知也。……周邦彥《三部樂》詞：「迴文近傳錦字，道爲君瘦損，是人都說。祆知染紅着手，膠梳黏髮。」着手黏髮云云，爲相思不捨之象徵，言情知其如此不捨也。汲古閣本、四印齋本《清真詞》均作祆知，《花草粹編》作沃知，《詞譜》、《歷代詩餘》、《西泠詞萃》及鄭文焯本《清真詞》均作祆如，《彊村叢書》本《片玉集》作祆知，校記云，原本祆作祆。按彊村原本，乃宋嘉定本也，則知作祆知者最爲可據矣。林淳《鷓鴣天》詞「天近祆知雨露濃」，義同上。詞見楊易霖《周詞訂律》八、《三部樂》詞校記，引《大典》二二六五林淳《定齋詩餘》。楊按云：「疑祆字乃宋人俗語。《說文》讀火干切，《玉篇》讀阿憐切，《廣韻》讀於喬切。」按讀火干切者其字當從天，即祆教之祆字。讀於喬切者其字當從天，疑即祆知之祆也。復次，楊澤民《宴清都》詞：「沙邊塞雁聲遙，料不見當時伴侶。似怎地滿眼愁悲，祆如宋玉難賦。」此祆如字疑亦當作祆知。」

〔八〕鎮長：鎮亦長義，鎮長字詩詞中所常見，若韓愈《杏花》：「浮花浪蕊鎮長有，纔開還落瘴霧中」之類是。

【附記】

上闕雖言雪言梅，而詞非詠物，寥寥數語，發興而已。「倩誰」二句，暗用陸凱《贈范蔚宗》「折花逢驛使」詩意，已與梅雪無涉，下闕愈說愈開，令人莫測。此中定有寄託，可與《玉燭新》「問嶺外風光，故人知否」同參。

花犯

粉牆低〔一〕，梅花照眼〔二〕，依然舊風味。露痕輕綴〔三〕，疑淨洗鉛華，無限佳麗。去年
勝賞曾孤倚〔四〕，冰盤同宴喜〔五〕。更可惜、雪中高樹，香篝薰素被〔六〕。今年對花最
恩，相逢似有恨，依依愁悴。吟望久，青苔上、旋看飛墜。相將見、脆丸薦酒〔七〕，人正在、空
江煙浪裏。但夢想、一枝瀟灑，黃昏斜照水〔八〕。

【校】

〔《花犯》〕調始清真。陳本注「小石」調，題爲「梅花」，《白雪》同。毛本題作「詠梅」，《詩餘醉》題作「梅」，《雅
詞》、《粹編》無題。

〔凝淨洗〕《全芳備祖》無「疑」字。〔佳麗〕《雅詞》、《白雪》、《花庵》作「清麗」，《粹
編》誤作「佳期」。〔同宴喜〕《草堂》、《粹編》、《詞統》作「共宴喜」。鄭校：「共，汲古作同，從《草堂》……共

即供字……較同字義長。後人因此字宜平聲，誤會其意，遂改作同，不知同字與上句孤倚義未洽也。」汪東《鄭校清
真集批語》云：「燕喜雖與人同，而低徊勝賞，不妨孤倚，何嫌未洽耶？」〔更可惜〕《白雪》作「最好是」。

〔高樹〕《雅詞》作「高士」。〔最恩恩〕《花庵》、《詞統》、《詩餘醉》作「太匆匆」。〔愁悴〕《詞統》作「憔悴」。〔吟望〕《雅詞》、《花庵》、《粹編》作「凝望」。〔脆丸〕《花庵》、《詩餘醉》、《詞萃》、毛本作「脆圓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粉牆低：張先《菊花新》：「院深池靜花相妒。粉牆低、樂聲時度。」

〔二〕照眼：杜甫《酬郭十五判官》：「藥裏關心詩總廢，花枝照眼句還成。」

〔三〕露痕輕綴：李頎《雙筍歌送李回兼呈劉四》：「春風解籜雨潤根，一枝半葉清露痕。」唐玄宗《千秋節宴》：

「月銜花綬鏡，露綴綵絲囊。」

〔四〕勝賞：《陳書·孫瑒傳》：「泛長江而置酒，亦一時之勝賞。」

〔五〕宴喜：《詩·小雅·六月》「吉甫燕喜」，陳旻疏：「喜，樂也。」

〔六〕雪中二句：言梅樹如簪，樹上之雪如素被也。上句「最可惜」，惜愛也。香篝，熏香竹籠。

〔七〕脆丸句：林洪《山家清供》云：「剝梅浸雪釀之，露一宿，取去，蜜漬之，可薦酒。」脆丸，謂梅子。

〔八〕一枝二句：林逋《山園小梅》：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

【評】

《花庵詞選》：此只詠梅花，而紆餘反覆，道盡三年間事，昔人謂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，余於此詞亦云。

《草堂詩餘雋》：機軸圓轉，組織無痕，一片錦心繡口，端不減天孫妙手，宜占花魁矣。（李攀龍語）

《宋四家詞選》：清真詞其清婉者至此，故知建章千門，非一匠所營。

《雲韶集》：此詞非專詠梅花，以寄身世之感耳。黃叔暘謂「此詞只詠梅花，而紆徐反覆，道盡三年間事，圓美流轉如彈丸」，可謂知言。

《譚評詞辨》：「依然」句，逆入。「去年」句，平出。「今年」句，放筆爲直幹。「凝望久」以下，筋搖脈動。「相將見」二句，如顏魯公書，力透紙背。

《夢園詞選》：總是見宦跡無常，情懷落漠耳。忽借梅花以寫，意超而思永。言梅猶是舊風情，而人則離合無常；去年與梅共安冷淡，今年梅正開而人欲遠別，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飛墜；梅子將圓，而人在空江中，時夢見梅影而已。又云：愚謂此爲梅詞第一。

《海綃說詞》：只「梅花」一句點題，以下卻在題前盤旋。換頭一筆鉤轉。「相將」以下，卻在題後盤旋，收處復一筆鉤轉。往來順逆，盤控自如，圓美不難，難在拙厚。又云：「正在」應「相逢」，「夢想」應「照眼」，結構天然，渾然無迹。又云：此詞體備剛柔，手段開闊。後來稼軒有此手段，無此氣韻；若白石，則並不能開闊矣。

又《抄本海綃說詞》：起七字極沈著，已將三年情事一齊攝起。「舊風味」，從「去年」虛提。「露痕」三句，復爲「照眼」作周旋。然後「去年」逆入，「今年」平出，「相將」倒提，「夢想」逆挽。圓美不難，難在渾勁。

《喬大壯手批〈片玉集〉》：此是古今絕唱，讀之可悟詞境。「舊風味」、「去年」、「曾」、「今年」、「相

將見」、「夢想」，皆時也。「粉牆」、「雪中」、「苔上」、「空江」、「照水」，皆地也，合時與地遂成境界。

【附記】

按清真以元祐八年（一〇九三）二月知溧水，至紹聖三年（一〇九六）三月何愈繼任，旋入京任國子主簿。此詞爲在溧水最後一次賞梅之作，蓋其時已奉召命矣，故有「相將見脆丸薦酒，人正在空江煙浪裏」之嘆。疑此篇作於紹聖二年冬或三年春初梅開之候。花庵所謂「三年間事」，海綯翁所謂「三年情事」，並得其實。黃蓼園謂「宦跡無常，情懷落寞」，亦知言也。

品令

夜闌人靜，月痕寄、梅梢疏影。簾外曲角欄干近，舊攜手處，花霧寒成陣〔一〕。應是
不禁愁與恨〔二〕，縱相逢難問，黛眉曾把春衫印。後期無定，腸斷香消盡。

【校】

〔《品令》〕陳本注「商調」，題作「梅花」，元本、毛本題同，《雅詞》無題。

〔舊攜手處〕毛本作「舊攜手處」，字

誤。

〔花霧寒成陣〕毛注云：「或刻『花發霧寒成陣』，按譜第五句宜五字，且沈詩『落花紛似霧』（按見陳注）」，

增一發字便少味。」按《雅詞》，毛本同，陳本、《百家詞》有發字，朱本據毛本刪。蓋此句有作五言者，有作六言者，

故各本多少不同也；毛注謂按譜宜五字，吳則虞校本謂宜六字，皆一偏之論耳。《雅詞》先於各本，當可據。

〔春衫〕《詞譜》作「春山」，誤。

〔腸斷〕陳本原作「斷腸」，彊村本據《雅詞》、毛本乙正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花霧：陳注引沈約《八詠詩》：「遊絲暖如網，落花霧（陳作紛）似霧。」毛本復據以校注。按沈詩非詞意，花霧字每見於清真前人詩，如吳均《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》：「雲山離暍暖，花霧共依霏。」儲光義《至嵩陽觀》：「花霧生玉井，霓裳畫列仙。」詞句本此，疑不當於成語中插入一字，且花安能發霧耶？

〔二〕應是句：杜甫《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》：「途窮那免哭，身老不禁愁。」

【評】

《抄本海綃說詞》：如此美景，只於簾內依稀。「曲角欄干」卻不敢凭，以其為「舊攜手處」也。如此則「應是不禁愁與恨」矣，以換頭結上闕。「縱相逢難問」，加一倍寫。「黛痕」七字，即恨即愁。「後期無定」，未有相逢。「腸斷香消」，收足起句。

【附記】

此詞似與《花犯》為同時同地之作：近簾外曲角欄干之梅，《花犯》粉牆之梅，皆懸圃中梅也；「黛眉曾把春衫印」，即「去年勝賞曾孤倚」也；「後期難定」者，蓋「人正在空江煙浪裏」矣。

白石《暗香》云：「長記曾攜手處，千樹壓西湖寒碧。」從「舊攜手處，花霧寒成陣」變化而來。

西河 金陵懷古〔一〕

佳麗地〔二〕，南朝勝事誰記。山圍故國繞清江〔三〕，髻鬟對起〔四〕。怒濤寂寞打孤城，風
檣遙度天際〔五〕。斷崖樹猶倒倚，莫愁艇子曾繫〔六〕。空遺舊跡鬱蒼蒼，霧沈半壘。夜深
月過女牆來，賞心東望淮水〔七〕。酒旗戲鼓甚處市，想依稀、王謝鄰里。燕子不知何世，
人尋常、巷陌人家相對〔八〕，如說興亡斜陽裏。

【校】

〔《西河》〕調始清真。陳本注「大石」調，題曰「金陵」，無懷古字，《百家詞》同。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花庵》、《草堂》、《粹編》、《詞統》、毛本皆作「金陵懷古」。案王安石《桂枝香》「金陵懷古」已有此題，清真繼之，當出自注。又毛本分兩段，以第一、二片並爲上闕，注云：「《花庵詞選》作三疊，『風檣遙望天際』作一截，『賞心東望淮水』又作一截。《清真集》在『空餘舊迹』分段。」〔孤城〕《建康志》、《花庵》作「空城」。〔曾繫〕《雲麓漫鈔》引作「誰繫」。〔空遺〕毛本作「空餘」。〔賞心〕《建康志》、《花庵》、《詞統》、《詩餘醉》作「傷心」。《耆舊續聞》卷九：「周美成《西河》詞『賞心東望淮水』，今作『傷心』。」〔東望〕《續聞》及《草堂》、《粹編》作「東畔」。〔甚處市〕《建康志》作「甚處是」，注云：「一作『市』。」毛本亦作「是」。〔人尋常〕《建康志》、《花庵》、元

本、毛本、《詩餘醉》均作「向尋常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金陵：其名始於戰國楚之金陵邑，即今江蘇南京市。

〔二〕佳麗地：謝朓《入朝曲》：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。」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十一：「東南佳麗樓在銀河街，舊爲賞心樓基。樓久廢，景定元年，馬大使光祖建，規模宏壯，增倍舊樓，改立今名。」

〔三〕山圍故國：劉禹錫《石頭城》：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」石頭城即金陵城，詞中此句及「怒濤」、「夜深」、「賞心」三句，即融化詩語入詞。

〔四〕髻鬢對起：髻鬢狀山之形，對起指鍾山與石頭山對峙。《景定建康志》：「鍾山一名蔣山，在城東北一十五里，周迴六十里，高一百五十八丈。……諸葛亮云：『鍾山龍盤。』蓋謂此也。」又云：「石頭山在城西二里，案《輿地志》：環七里，一百步。……諸葛亮云：『石頭虎踞，真帝王之宅。』」

〔五〕風檣：劉禹錫《魚復江中》：「風檣好住貪程去，斜日青帘背酒家。」

〔六〕莫愁艇子：樂府詩《西曲歌》無名氏《莫愁樂》：「莫愁在何處，莫愁石城西；艇子打兩槳，催送莫愁來。」李商隱《莫愁》：「若是石城無艇子，莫愁還自有愁時。」韓偓《南浦》：「應是石城艇子來，兩槳咿啞過花塢。」案《舊唐書·音樂志》：「《莫愁樂》，出於《石城樂》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謠，《石城樂》和中有《莫愁》聲，故歌云。」此石城在今湖北。洪邁《容齋隨筆》：「莫愁，石城人，近世誤以金陵石頭城爲石城。」曾三異《同話

錄》云：「周美成詞《金陵懷古》，用莫愁字；金陵石頭城非莫愁所在，前輩指其誤。予嘗守郢，郡治西偏臨漢江上，石崖峭壁可長數十丈，兩端以繩續之，流傳此為石頭城。莫愁名見古樂府，意者是神，漢江之西岸，至今有莫愁村，故謂艇子往來是也。莫愁像有石本，衣冠甚古，不知何時流傳郢中。郢中倡女嘗擇一人名以莫愁，亦存古意，亦僭瀆矣。」蓋以金陵石城與江陵石城同名，故亦有莫愁之傳說，而莫愁湖亦因之得名矣。梁武帝《河中之水歌》云：「河中之水向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織綺，十四採桑南陌頭，十五嫁為盧家婦，十六生子字阿侯。」是則洛陽亦有莫愁，不獨石城也。趙彥衛《雲麓漫鈔》卷五：「石頭城有二，又有石城」鍾阜龍蟠，石城虎踞」，此金陵之石頭城也。梁蕭勃父子，余孝頃所據，此豫章之石頭城也。江彥章為《豫章石頭驛記》引洪喬附書投諸水事，乃金陵之石頭。周美成作《西河》詞有云「莫愁艇子誰繫」，此郢州之石城，皆誤用。莫愁郢人，古樂府云：「莫愁在何處，莫愁石城西。艇子打兩槳，催送莫愁來。」

〔七〕夜深二句：劉禹錫《石頭城》：「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」女牆，《釋名·釋宮室》：「城上垣曰睥睨，亦曰女牆。言其卑小，比於城，若女子之於丈夫也。」賞心，亭名。《湘山野錄》：「金陵賞心亭，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，秦淮絕致，清在軒楹。」《景德建康志》：「賞心亭在下水門之城上，下臨秦淮，盡觀覽之勝。丁晉公謂建。」

〔八〕想依稀三句：劉禹錫《烏衣巷》：「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此三句蓋融詩入詞。王謝鄰里指烏衣巷，《六朝事跡類編》云：「在（江寧）縣東南四里。」《能改齋漫

錄》：「《世說》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。《丹陽記》曰：『烏衣之起，吳時烏衣營所處也。』審此，則名營以烏衣，蓋軍兵所衣之服，因此得名。」

【評】

《詞統》：瞿宗吉《西湖十景》云：「鈴音自語，也似說成敗。」許伯揚《詠隋河柳》云：「如將亡國恨，說與路人知。」都與此詞末句一例。

《草堂詩餘正集》：介甫《桂枝香》獨步不得。又云：吳彥高「舊時王謝，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。」遜婉切。（沈際飛語）

《詞綜偶評》：隲括唐句，渾然天成。「山圍故國繞清江」四句，形勝；「莫愁艇子曾繫」三句，古迹；「酒旗戲鼓甚處是」至末，目前景物。

《詞則放歌集》一：此詞以「山圍故國」「朱雀橋邊」二詩作藍本，融化入律，氣韻沈雄，音節悲壯。

《雲韶集》：此詞純用唐人成句融化入律，氣韻沈雄，蒼涼悲壯，直是壓徧古今。金陵懷古詞，古今不可勝數，要當以美成此詞為絕唱。

《藝蘅館詞選》：張玉田謂清真最長處，在融化古人詩句，如自己出。讀此詞，可見詞中三昧。（梁啟超語）

《唐宋詞簡釋》：此首金陵懷古，隲括劉禹錫詩意，但從景上虛說，不似王半山之「門外樓頭」陳

西麓之「後庭玉樹」，搬弄六朝史實也。起言「南朝盛事誰記」，即撇去史實不說。「山圍」四句，寫山川形勝，氣象巍峨。第二片，仍寫莫愁與淮水之景象，一片空曠，令人生哀。第三片，藉斜陽、燕子，寫出古今興亡之感。全篇疏蕩而悲壯，足以方駕東坡。

【附記】

溧水爲江寧府屬邑，西北接江寧，東北接句容，遊蹤所及，佚詩尚多。溧水以外，若《芝朮歌》、《宿靈仙觀》、《投子山》，句容茅山之作也；《鳳凰臺》、《越臺曲》，則江寧金陵之作也，金陵懷古詞當與此同時。故《景定建康志》與《姑射亭》、《長壽鄉兩首》，都爲一錄。

劉過《清平樂》「贈妓」云：「忔憎憎地，一捻兒年紀，待道瘦來肥不是，宜著淡黃衫子。脣邊一點櫻多，見人頻斂雙蛾。我自金陵懷古，唱時休唱《西河》。」正謂此詞。蓋南宋偏安之局與南朝等，而燕安鳩毒，種種淫奢粉飾之爲，亦六朝金粉之覆轍也，故結有感而云。清真詞傳唱之盛，於此亦可見一斑。

迎春樂

清池小圃開雲屋〔一〕，結春伴、往來熟。憶年時、縱酒杯行速，看月上，歸禽宿。牆裏修篁森似束〔二〕，記名字、曾刊新綠。見說別來長，沿翠蘚、封寒玉〔三〕。